四庫全書

史部

廣西通志卷一百二十六

藝文

國朝

五言律詩

偕友登碧虛亭　　趙日昇

出谷雙眸豁茲亭表麗觀烟雲連壑動竹樹入秋

殘坐久銷塵慮憑高遅雅歡時聞有清磬遥在暮

林端

挽鄒忠公有序　陳光龍

明太守袁公序鄒忠公詩矣余讀事文類聚云公除言官田晝與公善一日報廢孟后立妃劉氏晝曰鄒君不言可以絶矣公切諫又曰公以書約晝會頽昌自云得罪謫昭州臨别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黙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外能死人哉夫公與晝固氣節相高者昔高宗

欲立昭儀畏大臣異議未決李勣陛下家事一語遂開數世之禍廢立之際公豈默默待助於畫者乎謂公出門時惘惘有離別色更不其然憾不起田畫而質之

萬里蒼梧道孤身桂水濵批鱗成往事賦鵩獨傷神直道淩今古高風任屈伸霜飛真六月感慨淚沾巾

古壁蟲蛇碎長松烟雨多六宮存正氣五嶺障頹

波骨鯾須誰助離騷獨寤歌祇令泉感應清洌滿

藤蘿

同友人遊風洞　　謝詁

古洞穿巖腹微来少女吹煩心堪此滌息影最相宜吞石波濤壯排山雲霧遲憑虛不可即雉堞看

參差

棲霞寺　　魏錫曾

古寺星巖側峯迴擁翠幽灘聲驚萬壑林氣逼三

秋洞古龍嘗蟄臺空鳥自遊支公情倍切不忍去

滄洲

調禳蕩詩并序　馮大鯤

調禳蕩平樂方言也即古儺禮方令時和民熈禮不可復獨昭俗尚鬼歲集覡師一舉秋以為期雖事不師古而古道猶存作調禳蕩詩

禮失求諸野秋儺得未殊蠻歌調木客腰鼓降盤瓠猺獞率盤瓠子孫今訛曰盤古載鬼終虛渺覡以紙草為舟車沿門送鬼驅

魋信有無比户以符咒驅虎患儒生猶拱立相見古人徒

慶郡北樓新成二首　　黃溍

麗水還山秀風清百雉邊北樓新氣象南洞舊雲烟敞户嵐如織遙林花欲然披襟矚霄漢心曠數峯前

金湯需保障史冊重籌邊筭勝消陰雨時平息燧烟子來城屹若星拱閣巍然誰掌北門鑰宵狐懼不前

定心橋　　曹一湛

策杖步高峯嶔崎路已窮巖虛留宿霧山斷引長虹野色蒼烟外泉聲碧草中不知天際處雲隔幾多重

馬門灘　　程鈞

昔人胼胝處今日馬門灘奇石青峰列奔湍白日寒但知銅柱績不信鑿疏難遺廟懸崖上臨風一仰攀

送陳曾起宰茘浦　　　　　託　賢

小邑西南境人家竹作門蒙山當縣立茘水繞村喧女織紅蕉艷蜂屯白蠟繁前賢留治績淳樸至今存

桂林夏五苦雨　　　　　李茹旻

桂江旬日雨溪洞絶畋漁倒壓蕉花重横漂茘子疎山雲連有臭海氣接無諸誰識迎長至秋風動鯉魚粤西諺云四時長似夏一雨便如秋

書廣西象胥志後

山獠生解獵水蛋世為漁治地膏腴少浮家種殖

踈斑衣裁吉貝碧眼認方諸底用資巫覡溪泉簇

鬼魚

酋豪沿世及部落苦侵漁

帝德生成大夷風禮教踈羮湯呼不乃錦繡緁偏諸更

說蠻娘媚爭妍有貫魚

繡面雕題衆禽言卉服多頭飛遥取食鼻飲漫成

酡雞骨占年用龍聲譜笛和春山同跳月滿地起

蠻歌

槃瓠溪蠻種炎荒聚落多木綿裘自煖椰子酒常酡捲伴頻遭寇椎牛輒講和可憐鴝鵒舞還操郢人歌

潯江道中　金虞

百里潯江路輕帆盡日閒浮沈天外水二水名勾漏雨餘山都蔗紛蓬艾甘蕉滿市闤劇憐雙燕子来

往逐魚蠻

江上看墟人

斜日烏蠻渡榕陰一徑通趁墟狼女健占籍馬人
空食貨詢殊俗錢刀見古風回頭西北望江樹晚
濛濛

雒容道中

神女江邊路春禽盡日啼幾枝紅躑躅倒影碧玻
璨嵐氣侵衣暖雲光拂岫低輕帆自容與客思轉

淒迷

疊綵巖　　金志章

巑樹千林密靈區一逕通有山皆峭抜無石不瓏古洞深逃暑虛巖巧貯風森森看玉筍萬笏插

晴空

翔龍井　　甘受調

百尺流泉岸虹橋杖屨輕暑從林下退風向谷中生靈鳥鳴秋樹琪花吐石城躭吟身未倦山水賦

閒情

連日出郊勸農　　甘汝来

農人先苦旱甘澍偶隨車麥秀雲千頃桃花水一渠其耕方澤澤我黍定與與豈復煩雞卜年應大有書

過白雲洞

玉屏千仞削絶頂鎮氤氲棒日蟠丹穴參天冪白雲龍興能作雨豹隱亦多文此意同誰會長歌對

夕曛

過陽朔縣　　　　　　　　蔣　肇

地僻民風古城荒野意多漁人知水性蠶女踏山歌怪石峯偏秀芳春氣自和賞心方未已小艇疾如梭

立春日入粵西境舟次示諸侯吏　　鄂爾泰

沈寒趣烟景旋臘已逢春岸柳齊舒眼村醪早上唇豊年稀吏事異類本周親重與同官說操舟學

濟人

庚戌元日桂林疊前韻再示僚佐

三州領方岳百越赴新春赤水懷舟楫蒼山念齒

唇增年通物性味道識天親若問理人術豚魚不

異人

二月辛亥耕耤見雁　金　鉷

古稱衡陽回雁余向以斯言為信是日青壇禮成

忽有賓鴻飛鳴而南僉謂

聖化遠敷所致恭紀二律

嶺南初見雁翼翼尚南飛吉亥耕成列宫袍著雨

微普天皆

帝力治化自

王畿試看衡陽羽非因稻黍肥

聖治同乾運微禽得氣先和風翔嶺嶠霂雨過春田民

洽時雍化臣懐無逸篇念茲豈僻遠尺五是

堯天

七言律詩

柳江舟行　　蔣鵬

寒風颭颭刺篷扉蕩漾羈愁一葉歸岸隱蘆花新月小雲籠疎樹遠山微崖猿嗅子含烟斷沙鳥驚人蹋水飛壯志漫從游屐老幾回遥憶薜蘿衣

湘山春望　　謝良琦

行遍郊原不見人野棠花發柳條新雲山漸覺銷兵氣天地今為

聖主春三徑久荒松菊老一犁長廢蕨薇貧村翁拭淚
談遺事不必身經亦慘神

灘江曉棹　　彭而述

伏波山下繫江船畫角鐘聲破曉烟無數青山浮
水出中流夜雨帶帆懸驚殘龍夢愁珠去直踏蛟
宮泛斗還最是無情分水嶺一時南北皷闐闐

靖江廢邸

無情最是此中山閱盡王孫只等閒尚有高臺堪

命酒兼逢勝侶一開顔石鯨薜荔秋蟲出玉梵梧桐野鳥還莫向西風增感慨漢家樓閣暮雲閒

七星巖　　陸舜

百間夏屋作巖門白日清秋晝亦昏却怪山陰藏禹穴更疑星宿落崑崙九幽欲到憑僧火萬丈橫生指石根日影曙光天曉處鴻濛歴盡見乾坤

灕江晩照　　胡文華

日薄西方勢欲昏落霞倒映逐江門哺雛雅噪雲

中樹驅犢人歸烟外村乍入寒潭驚夜月忽翻峭壁訝朝暾水天一色青冥裏目極蒼茫吾道存

廣西壬戌仲春補行辛酉科鄉試闈中即事

黄元驥

玉堂使節莅江城移種天香淑氣迎嶺表奎光開錦繡闈中藜火煥文明十年風雨看龍化二月笙歌宴鹿鳴珍重賢書登此日恰逢

聖世頌昇平

秋日遊棲霞寺

連朝鳥語碧空晴紅葉踈林曉日輕郭外山邀遊客興天涯菊見故人情石穿古洞千年蹟風落寒松萬壑聲獨上層樓高處望雁横秋色過江城

桂林城　郝浴

石架危樓接太清一聲畫角紫霄晴人遊交阯安南界烏向三江五嶺鳴娩視民傷難望歲乍臨天險易談兵半生搖落驚心眼雲白山青話桂城

桂林秋懷　崔維雅

閒庭秋草雨還滋應節商飈嶺外遲為有羣峯推獨秀偏教一水號相思遐荒喜見銷兵燹拙吏憂深計繭絲雞骨占年今歲稔褰帷虔拜古堯祠

登隱山　張遴

幽奇古洞遠塵囂躡屐登臨樂事饒疑是神工驅斧鑿歷来寒雨避漁樵仙人摝石經千刦錦字鋟詩迹半消為詢山靈招隱地香臺清梵可重標

題丁孝子　高熊徵

刻木芳名自漢時雙凫懿行並傳竒郎蘭音似千秋訟蝴蝶山空萬古思張叔半針留舊恨范雲一祭補新詩沈碑不必紛紛論至孝由來有感祠

弔瞿張二先生　劉宏基

標榜徒高士頬聲當年天下喪諸生兩君深信綱常重若輩焉知首領輕五夜魂歸攜死友九原月冷照同盟歲寒自苦尊松柏腸斷秋風一劍横

茅坪僧

茅坪灑淚哭淪胥賴佛逃生苦上書誰種冬青楊節烈可堪支體辱溝渠情傷君國悲殘骨義重交遊引素車明有三仁光百粤一瓢高掛混樵漁

拜別山張先生墓

破碎河山已莫支英風猶自壯登陴國亡在昔悲無補命絕而今慟有詩骨瘞天涯依宿莽魂遲夜月照相思生平不盡離騷淚灑向荒園拜墓時

弔平樂殉難吳將軍錫綬　田嘉登

大夫七尺為誰生慷慨捐軀羨紫卿星落那堪朝渡馬月明誰與夜談兵孤臣氣共三軍没千載魂飄一劍橫遙想灕江無限恨灘聲兩岸杜鵑鳴

弔貞女林氏　嚴肇咢

道義今存巾幗中老夫從此感無窮七千里外人難得廿七年間事不空（女死年二十八）輕引新棺靈自異深穿舊塚穴方同白花洲畔南山下来往爭傳節

烈風

將之西林口號　王維淮

上林山崗即西林異服殊音不可禁萬古窮荒歸版籍百蠻風土雜滇黔瘴當日午天微見水到春深毒更淫傳語蠻民好安枕長官攜得是冰心

六月二日與諸子避暑桂山之風洞沈編修厚餘用予題壁舊韻賦詩見示奉荅　陳元龍

塵容骨帶玉霄寒舊侶同遊石室寛不是粤山多

勝境肯浮吴艇上危灘冰巖雪竇風潛入蘚跡莓痕字細觀八韻高吟崖谷響仙壇今日是詩壇

老廟塘觀青草墟　凌煇

雨後閒從老廟遊同人三五盪輕舟桃花紅夾堤邊柳山色青分水外樓跳月女歌芳草地（獞人婚禮曰跳月跳月者及時跳舞而求偶也）趁墟人醉石橋頭邉方獞俗渾難洗槃瓠於今幾百秋

雙角横嵐　程鏕

鴉髻雲堆螺黛匀羅村樹色更横陳烟鬟霧鬢愁

行客玉珮香塵殉美人習井夕陽芳草亂春江桃

葉晚潮新落花紅似珊瑚碎不遣啼鵑到孟津

宴石仙橋　　　　　　　　　　　　吴　燿

無復清歌此地逢銷沈鼉鼓咽鯨鐘洞深林屋重

門豁徑轉鉤梯疊石封掛壁泉飛如雪練卧波橋

亘未雲龍蠻王遊讌皆陳迹賸有江山潑墨濃

靈潭銅鼓　　　　　　　　　　　　孟以浩

銅羽風迴木鵠還浪花催散碧於天半輪初掛孤村月一縷斜明遠樹烟細響不驚雷獸骨冷光難掬老蟂涎扁舟載酒閒棲泊簌簌菰蒲刺釣船

將室朝烟　金溥

廢將蒙讒謫夜郎南州小築更徜徉蟲沙幻化塵心落猨鶴孤高仙夢長塞上老翁殊矍鑠山中居士獨清凉門前細柳青青色不照西京烽火光

靈川道中望諸山積雪　李紱

百折灘江萬疊山白蓮花湧玉盤間風回鵞鸛軍初定日出金銀氣自閒凜冽嚴威依北極崚嶒清望壓諸蠻祇憐華髮飄蕭甚不厭相看照旅顔

謁伏波廟　　金虞

南征一曲武溪潯凄絶騷人弔古心裹革勲名誰得似跕鳶風景客重臨羣山尚作論兵勢萬里常懷教子箴畢竟何如乗款段拜来牀下獨沈吟

象鼻山

垂鼻鱗囷掛水涯蠻奴日日掃蒼苔如何碧筍排衙處幻出黄門舞隊来野火焚身須化石江花照影不聞雷玉河隄畔分明見一翦雲旗賜浴回

獞家

烏滸灘邊熟獞家也知留客歎無茶山棚豈乏檳榔樹酒户難勝莨蕩花挏布垂腰覘俗陋繡巾搓手向人誇春江跳月渾閒事話到同年鬢已華

粤燕粤中氣煖燕子入冬不蟄江行見而賦之

川途搖落意何堪飛燕依人舞更憨九十春光千里夢一雙輕剪萬重嵐繞辭社雨過江北又逐墟烟到嶺南我亦飄零愁短翼似曾相識語喃喃

合江曉漲　　謝賜履

洮陽東去楚江清三水西来此合并夜雨齊添新漲闊寒潮高拍曉烟平千航赴浪迴檣燕萬壑含風動石鯨良夜釣筒收不盡濕雲常壓釣船輕

龍隱巖觀磨崖狄武襄征南及元祐黨籍碑有感

金志章

碑版磨崖巨壑藏偶来憑眺感興亡征南功並河山久黨籍名懸日月光無復亭臺留勝賞洞內舊有驂鸞亭空餘文字弔斜陽相看莫話前朝事陵谷消沈蔓草荒

伏波巖謁新息侯遺像

高巖千尺湧嵳峩遺跡爭傳馬伏波山豁一峯成劍石天留孤柱障江陀巖傍懸石如柱一線未合俗傳伏波試劍荒祠

儼抱壺頭恨壞像空悲曳足歌萬里登臨重瞻拜
不禁惆悵撫烟蘿

遊七星巖棲霞寺　金志章

選勝松陰跨碧驢七星巖畔訪茨居江蟠靈劒雙
流合山疊屏風翠黛虛花艷欲飛紅蝙蝠池香重
憶白芙蕖到來心地清凉甚試剖塵襟一洗除

緑珠故里　方秋白

美人聞道解傾城雙角還餘絕代名故土不隨金

谷改落花猶似墜樓輕千秋命薄多遺恨三斛珠
難買定情不是季倫能好色懊儂歌意有誰明

過黄巢故城　　　　甘汝来

廣明謬判六書文南北縱横逞寇氛黄谷已經褫
獸魄朱邪旋復覩鴉軍尚從草澤飛燐火時向城
陰結陣雲故壘前車千古鑑潢池赤子敢紛紜

銀窖山

重封石穽倚丹梯荼毒生靈説僞齊騰上未聞蹲

白虎刳中誰見淵朱提藏舟大壑需人負覆鹿層蕉待客齋安得五丁揮巨斧盡傾山腹賑羣黎

巡視西粤即席賦贈式菴金中丞　鄂爾泰

帶水西南兩幕開夜郎歸騎粤西来捫心盡是酬恩客屈指誰當濟世才擘畫如雲資化雨肝腸似雪逼春雷看君雅意濃於酒斟酌同期矢此杯

五言排律

賦粤西擬李義山　劉宏基

闗塞秦城古流風漢土殊登山求百合緣木取三
都銅柱欽神武金蠶事鬼巫盧笙摇舞蹈蠻曲闘
槃瓠陟巘輕飛鳥吹烟類火狐不知桑海變自説
有金符

九日七星巖登高小飲阜成書院紀遊次載侯姪
韻　　　　　　　　　　　　陳元龍

郊原秋穫後萬壑白雲連令節逢晴日褰帷慶有
年風高驅瘴氣露湛洗涼天江繞巖城外峯迴古

寺邊停驂環野老選勝集羣賢玉立千尋壁珠濺
百曲泉巖花霜未壓澗草晚逾妍欲卧仙人石還
登天子田娛賓殊藪藪懷古孰便便授簡皆能賦
忘機更論禪棋枰消晝永絲竹奏風前縱目胸休
隘登高力尚堅村中多積廩郭外喜添廛客倚茱
觴醉花看木末鮮落霞催返轡新月皎初弦香飯
炊新稻柴門起暮烟旌旗屏擁衛童叟聽爭先民
氣因時樂

君恩此地專公餘農亦暇人樸意生憐綏輯誠何有愢
恬亦偶然髙吟驚座就麗句列星編老我成蕪穢
閒情未棄捐和章蠻女唱韻事異鄉傳勅吏摩崖
石留鐫九日篇

虞山舜廟　　金志章

桂嶺山川古重華廟貌崇省方留帝德解愠想神
功化洽苗夷遠聲流象卉通明禋前代肅配饗二
妃同星斗迴雕檻烟霞護閟宫萬峯環列戟一水

淨磨銅碧落韶音外蒼梧雲氣中垂裳餘藻火就日邀淵衷斑竹侵檐黒蕉花浥雨紅禱祠紛犵狫伏臘走兒童雅曲神弦奏殘碑鳥篆空薫風正披拂繼響在絲桐

五言絶句

題龍隱洞　高層雲

崩崖疑鬼鑿靈跡想龍蟠似疊千重雪常生六月寒

登飛雲嶺　　沈顥

雲是山所為山是雲所住茲山何處雲飛来不飛去

昭山點翠　　甘霖溥

江樹迷江嶂蒼蒼色如舊隅岸繞堤楓萬綠紅霜後

荔江漁唱

兩岸江風清一天江雨碧輕橈歌欸乃纔下昭潭

驛

籌邊夜月　　黄大成

登樓一俳徊夷險在指掌不是夜忘歸團團月初

上

槃澗清風

寤歌在何許清風滿高樹過此戒鳴騶恐有幽人

住

平樂三首　　蘇世禧

沿江舟自駛灘石若勾留崩奔不可避飛雪打人

頭

緑水流不息青山截去路一轉別開天遥村抹紅

樹

江城多戍壘山徑少人来但見騎牛子時上丈廣

臺

廢教場　　袁景星

距郡東五里許直指使者大閱之所郡人至今呼

大教場別於城北小教場也廢来日久居民數十家園圃鱗次予詢之野老猶能歷歷指示講武先明地於今盡圃畦滄桑今古事日落鷓鴣啼

沙田

自廣善橋登危巖躡石磴行山谷中約四五里漸覺開陽兩流滙入河孤村臨溪依麓喬木成林村前源田數十畝溪西茅店數間具餚野興

村小依喬木雙溪滙大河柴門時吠犬屋下稲畦多

修竹抱東村鳥聲啼續斷籬邊菜有花黄蝶飛無算

烏蠻灘　　金虞

雲臺定何如廟貌儼宫闕十里將軍灘長照漢時月

抗疏勞朱勃騰書陋耿弇烏蠻山色好莫笑賈胡

貪

堦前石辟邪盡作銅皷聲我来不敢扣恐致風濤

驚

漢既捐珠厓明亦棄交阯昨聞蕃使来匍伏上灘

嶲

七言絶句

廣運故城　袁景星

楓樹陰陰古廟隅故城未圮峙荒途晚霞散彩清

江裏日落千山啼鷓鴣

平樂竹枝詞　　趙申季

盤絲繪蠟様新裁細疊湘文埽緑苔聞道使君風度好也隨童叟望塵来獞裙以布刺繪極正襞積至百餘寛窄中度

山城二月踏青時㸑女低鬟唱竹枝今日採風删鄭衛芍蘭栽向漢江湄

雀角唯憑草一叢數將贏縮決雌雄老猺何事偏投牒應愛君侯判牒工猺民爭訟各擷草一握倩鄉老數之數多者勝其少

者屈服不敢爭

伏波祠　程光祖

漢代威儀新息侯豐碑三尺古今愁當年誰是無
愁者下澤車中馬少游

勸農過花橋四首　李紱

一雨東郊野色遙勸農小隊度花橋水田稻葉深
如許耘女連畦綠過腰

霓旌小住戒無譁愛看村莊近水涯惟有春歸農

事急花橋纔賸兩三花

桑麻雞犬故園情餉婦耕夫作隊行莫把宦情比

農事夕陽如霧小橋明

江城宛宛倚晴空水色山光杳靄中記取勸農歸

路好花橋西去小江東

泗里郊行　　　　龎化綷

秋風幾樹夕陽低一望平蕪草色迷折得蘆花霜

在手鷓鴣猶自向人啼

羅池柳侯祠　　金虞

種柳江邊生暮陰沙街迴步款鄉林牆根剩有韓碑在丹荔黄蕉不可尋

過古田廢城偶感明季事

卧榻寧堪䰄類棲隅江風雨漲殘黎千金購得韋銀豹花落空城怪鳥啼

貴縣道中見牛車捆載渡江

北馬南船萬里程陸多銜槩水多驚蠻鄉風物真

奇創觳觫車兒剪浪行

海棠橋

橫槎江上雨蕭蕭秦七風流悵寂寥正是小春花發候醉鄉辜負海棠橋

雉巖　金志章

雨花嵐翠撲衣裾白雉仙人跡久虛寂寂洞門深不啓雲烟長護蟄龍書

越城嶺　蔣肇

欲探五嶺訪遺蹤對峙興安第一峯近北嚴寒無

瘴氣梅花雪片足三冬

癸水 即灘江范石湖詩集癸水遶東城永不見刀兵

聖主當陽奏太平南方何自有刀兵清灘此日同江漢

東去朝宗過粤城

嚴關

舊傳此地鬼門關逐客由来去不還今日輿圖天

廣大日南海外盡河山

陡河口號　　陸綸

陡門灣灣三十六二水湘灕一派分重濬靈渠資灌溉水苗千頃綠如雲

轉漕通饟楚江頭史禄秦官故蹟留聖世不知牽輓困春帆拖雨過沙洲

粵道灕河下上難鮎魚陡鑿路灣環泝流直接黔南界載得恩膏並水還

行旅川塗共陸塗篷牕穩坐賽安車滇黔楚粵爭

傳誦不數秦關鄭白渠

桂林花瑞詩　陸載紀

雍正十一年癸丑首春學古議事軒中木筆一本花放玉蘭色香並懋徵瑞也詩以美之

扶踈雪影露真香藉藉春回太守堂反虎御龍知有叵却含化雨到羣芳（反虎御龍即宋叔庠劉正禮事）

即看金帶話鴛湖獻瑞花開臭味殊白玉杯深香浥露筆端翻徧紫雲圖

接坐心傾耐久蘭唐家銀匣米家山數峯青透玲
瓏樹八朶分明貯好顔花計有八枝
茘枝連理不須誇換步移形仙漢槎縱使平添三
十客粤中今有未開花

花瑞和韻詩　張鉞

紫綃乍脱白龍香姑射仙姿映畫堂淡蕩羞同桃
杏艷頓教桂嶺別含芳李義山木蘭詩桂嶺含香遠
瓏璁一樹比南湖迥與韓家木筆殊濃抹淡粧今

昔別徐煕妙手總難圖

氤氳疑是晼中蘭清露溥溥朗玉山何事裁紅汙本色花姑新駐素娥顔

薫蘭雕玉兩堪誇小別丹臺泛月槎春入香山居士夢不應仍喚女郎花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廣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田琦紳

廣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雜記

舜葬蒼梧下有羣象常爲之耕異物志

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則丹朱亦稱帝矣注云竹書后稷放帝朱於丹水水經又云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

也是商均亦葬於此嶠南瑣記

舜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之山一名永陵寧遠地宋時禁樵采置守陵五戸今相傳謂在大雲山者非按家語舜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書陟方乃死孔安國以陟方訓升遐則乃死語爲複韓愈氏謂竹書記曰帝没曰陟如是則方乃死亦複今以陟方岳言之文義始通而古今無一人引證何也梧州府志

剡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舜以天子為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廵狩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為升道南方廵狩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子獨以為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固不可據以為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必在江南耶虞書陟方云者言舜

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狩為陟方也嗚呼遂使後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非聖人豈非孔安國與太史公之過也哉司馬光史剡

戴記曰舜葬蒼梧之野按書舜巡狩至南岳又曰陟方乃死國語舜勤衆事而野死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註曰山今在零陵縣南其地為蒼

梧又曰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入洞庭下史遷引以為證似非無徵者但世以其與孟子書不類故或疑之又按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未知然否舊志

辨舜葬事詳見路史及餘冬錄似葬在今萊州府之膠州本竹書紀年謂此地有鳴條又有蒼梧山也按竹書紀年云三十年舜葬后育於渭又云后

育娥皇也又云五十年舜陟鳴條鳴條有蒼梧之山在今海州然則渭亦非湘州之水矣可證九疑湘江之誣青藤路史

韓飲在桂州時有妖賊封盈能為數里霧嘗行野外見黄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函素書如臂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將攻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於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

忽大霧至午乃開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可勝數是年韓卒段成式酉陽雜俎

唐天寶中敬超先為昭州刺史有善政嘗分俸餉杜甫為買山貲甫寄高適詩序云今海内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昭州敬使君超先在其篤於友分風槩亦可尚矣舊志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

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爲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趙璘因話錄

呂衡州温善謔子厚在柳州温謔之曰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嶠南瑣記

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民莫誠救叔凡莫蕩以竹刺莫果右臂經十二日身死其莫誠禁在龍城縣準以他物毆傷十二日辜内死者各依殺人論宗元

上桂管觀察府狀右奉牒準律文處分者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他物叔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衷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生全微命以慰遠黎同上

柳子厚守柳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曰龍城

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四氓制九醜此子厚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夀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葢用此事　許顗彦周詩話

長慶中李渤除桂管觀察使表名儒吳武陵為副使故事副車上任具櫜鞬通謝又數日於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聞婦女於看棚聚觀意甚恥之吳既負氣欲復其辱乃上臺盤坐褰衣䫜露以溺渤既被酒見之大怒命衛士送衙司梟首時有衙校水

蘭知其不可遂以禮而救止多遣人衛之渤醉極扶歸寢至夜艾而覺聞家人聚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諠譟又聞命衙司斬副使不知其事憂及於禍是以悲耳渤大驚亟命遞使問之水蘭具啓昨雖奉嚴旨未敢承命令副使猶寢在衙院無苦渤遲明早至衙院畀詞引過賓主上下俱自尅責益相敬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水蘭牧於宜州以酬之武陵雖有文華而強悍激訐為人所

畏又嘗為容州部内史贓罪狼籍刺史令廣州幕吏鞫之吏少年亦自負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因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颺風高下視鷹鸇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黄昏依舊入蓬蒿本事詩

柳宗元謫永州吳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為柳州刺史武陵北還深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説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

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通志

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斥已十二年程劉二韓皆已收拭獨子厚與猿鳥為伍事文類聚

滎陽鄭瑎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癃瘻殃疝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碧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瑎為象江三年不病癃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

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瑞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李商隱集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遽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琅邪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琅邪曰某未曾打人唇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出宰當遷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孫光憲北夢瑣言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曽任桂管觀察使生於桂州小字桂兒後官至將相北夢瑣言

唐李命為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殊不知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感定錄

唐貞元十八年天水趙公務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為斂葬於城北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來

求其葬不得卜筮五月甲辰卜於泰誗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覿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邪吾為曹信是迺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為子絶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人皆為流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

然其協焉如此哉柳州集柳

王泉子聞見錄曰徐公商判鹺以劉瞻爲從事商拜相命官曾不及瞻瞻出於羈旅以楊元翼樞密權重可倚以圖事而密瞰閽者謁焉瞻有儀表加之詞辯俊利元翼一見悅之每元翼歸第瞻輙候之由是日加親熟遂許以内廷之拜既有日矣瞻即復謁徐公曰相公過聽以某辱在門館幸遇相公登庸四海之人孰不受相公之惠某故相公從

事窮饑日加且環歲矣相公曽不以下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請從此辭即下拜焉商初聞瞻言徒唯唯而已廹聞別有計不覺愕焉方欲遜謝瞻已疾趨出矣明日内牓子出以瞻為翰林學士舊瞻傳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為翰林學士按瞻素有清節必不至如玉泉子所云恐出於愛憎之説聞見録又云元翼為鳳翔監軍瞻即出為太原亞尹鄭從讜為節度

使殊不禮焉洎復入翰林而作相也甞謂人曰吾在北門為鄭尚書冷將息不復病熱矣從讜南海之命瞻所致也按舊傳瞻自戶部侍郎承旨出為太守尹河東節度使瞻為學士若非罪謫恐不為少尹又舊紀咸通十二年十二月鄭從讜自宣武節度使為廣州在瞻貶驩州後故知玉泉子所記皆虛通鑑考異

開建文人莫休符光化間受知鄭愚遷融州刺史

又權知春州以桂林事迹闕然無聞因退居粗錄見聞曰桂林風土記粤西文載

平南有暢巖在城西二十里二程夫子隨父來守是邦讀書於此方輿勝覽云程珦皇祐間守龔州二子隨侍乃明道伊川也今考程氏遺書大中家傳大中改大理寺丞知處州興國縣事移知龔州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貧死羈置人皆以公獲免

為積善之報稽古録皇祐四年智高陷邕州上谷郡君家傳云殿

中丞公官嶺外偶迎凉露寢中瘴癘及北歸道中

病革名醫視脈曰可治謂二子曰紿爾也未終前

一日命頤曰今日午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

夫公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

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大中由南安轉虔州

蓋在皇祐初年南安尚在庾嶺之北未可言嶺外嶺外蓋指虔州也觀道中病革謂二子之言則明

道伊川侍行可知又南安志道源書院記周程三先生相

授受以道起於宋慶歷丁亥相遇於南安是時周
元公為南安軍司理程大中公方以興國令來攝
通判事識元公於稠人中遣二子純公顥正公頤
受學焉又伊川年譜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
舂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
仁宗以王道為心以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則非
常之功按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
道二年癸酉至慶歷七年丁亥明道方十六歲伊

川方十五歲皇祐元年己丑明道方十八歲伊川方十七歲皇祐四年明道方二十一歲伊川方二十歲大中任龔州只二年皇祐四年已出嶺在道則移龔當是元年明道伊川年十八上書闕下且乞名對不報又似大中在龔州之年伊川方詣闕下上書未嘗隨侍而方輿勝覽乃云或者自龔州詣闕上書乞名對不報後復之龔州不然上谷郡君云在道病革名醫視疾謂二子之事為不通矣

此大賢履歴之迹故詳考而明辨之以補年譜之缺云（舊志）

馮當世舉進士第二第一人沈文通時以文通貴冑不宜先寒士乃進當世第一而文通次之當時之抑貴冑而奬寒素若此（西事珥）

慶歴間廣西戮區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為圖以傳於世（趙與時賓退錄）

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久無成功狄青受命顓征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余靖皇恐降階祈求青慰藉遣之於是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為崇儀建廟貌祀事至今唯謹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云閒居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卲議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青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

益嚴又有東坡之説如此不可曉也隆興初帥臣張維奏詔賜其廟額曰忠愍曙高郵人進士及第王平甫撰其碑志甚詳其壻許光凝始以布衣自嶺外護其喪以歸人皆多之後登第終吏部尚書

王明清揮麈後録

秦少游自柳州再編管横州道過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紹聖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題一詩於壁曰我為無名抵死求有名為累

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淚涕雨集徽宗踐祚流人皆牽復而少游竟死貶所豈非命邪典淯舊聞

蘇軾謫儋州廣西察訪使董必希媚時宰將遣人害之時彭子民為屬官顧泣曰人各有子孫董感悟止令小使臣迫蘇毋得居官舍以示侵辱意一言而全蘇全董陰德深矣子民字彥修湘陰人官至員外郎舊志

東坡一帖云秦少游過容留少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張世南云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為可敬歎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宦遊紀聞

崇寧三年黄太史魯直竄宜州攜家南行泊於零陵獨赴貶所是時外祖曾空青坐鈎黨先徙是郡太史留連逾月極其歡洽相與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是也既游浯溪觀中興碑太史賦詩書姓名於詩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某方為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軸豈可不過為之防邪太史從之但詩中云亦有文士相追隨蓋為外祖而設 揮麈後錄

卯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著不得江南已遠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紫微詩話

少游謫雷悽愴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魯直謫宜殊坦夷作詩云老色日上面懽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故其詩酸楚魯直學道休歇故其詩閒暇至於東坡南中詩曰平生萬

事足所欠惟一死則英特邁往之氣不受夢幻折困可畏而仰哉冷齋夜話

山谷老人寓筆研於保安僧舍東西窓外封植蘭蕙西蕙而東蘭頹之曰清深軒涉冬既寒封塞窓户久而自隙間視之鬱鬱青青矣乃知清潔邃深自得於無人之境有幽人之操也既獲謫走宜州則以蘭二本蕙八本付寺僧文質守之幸為卒調護之有士大夫欲遷而去者可以此劵示之崇寧

二年十二月丙子山谷老人手約 山谷封植蘭蕙手約

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為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居一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牀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陸游老學菴筆記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

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庭其意盖以悼黨錮之為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置巾篋縉紳題跋焉既迺躬蹈其禍可謂奇讖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説堂岳珂桯史

山谷在宜州其年乙酉即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鏖戰取封侯因作小詞云諸將説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總成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今

秋勝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倚樓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言親見之王暐道山清話

王榮老嘗官觀州渡觀江風濤大作父老謂此江神極靈公舟中必有奇物當獻之乃得濟因取素所珍玉麈端研諸物投之皆弗止惟有魯直書韋蘇州詩視之曰我尚不識鬼寧識之邪即投之風息水平一餉而濟鬼猶愛其遺墨宜州索書人識

字豈不勝江中怪物也西事珥

嘉靖六年春慶遠郡守祁門葉公畾詰龍谿書院謁山谷先生讀其舊碑知院基與學田所自稽諸民間以復舊額而義起祀典甚盛舉也後復得一小石乃刻先生寓宜時貸錢於人手帖字如龍躍天門虎臥地闕紳士守護目為至寶

國朝順治十五年署守趙舟載去人以為恨慶遠府志

黄山谷䟦李資深書卷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

謂令不當居闗城中乃抱被入宿於城南予所僦舍齋上無雨蓋旁無風障市聲喧聵人以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終身更何不堪其憂耶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舊志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駭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

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葢棺之義也

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

老於穎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鶴林玉露

鄒浩使役者濬感應泉一二尺許乃於亂石之下

得蟹一枚自放於江曰予至五嶺不覩此物數年

矣亂石之下又非所宜穴處也何從而出邪易不

云乎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天實

告之矣蒙恩歸侍立可待也於是乎書鄒浩書喜

鄒浩謫居昭州以江水不可飲汲於數里外後所居嶺下忽有泉湧出因名感應泉將北歸數日前泉乃涸夜有人至門厲聲呼曰侍郎歸矣求之不可見次日果拜命舊志

趙鼎以忠鯁忤秦檜徙居吉陽軍三年門生故吏無通問者方城張宗元號淵道適知靜江事常遣兵校渡海持書往視餽米醪藥石者相繼宗元公暇每攜友遊諸名山所與同遊路彬曾幾方滋劉

昉皆聞人舊志

宋呂愿中帥桂林遣走卒王超入都約某日當還過期二日廼至命斬之人莫敢言汪聖錫通判府事力言超罪不至死若加極刑他日或愆期者必亡命不返脫有緊切奏將不得聞之其害大矣呂瞿然悟謝曰吾過矣明日姑引疾君自為之明日呂不出汪呼超至但杖而釋之超感再生恩誓以死報錄事叅軍周生者與時相秦檜有舊汪素惡

其為人周生恨之遣一獄典持書於京師謁汪超聞而疑之曰錄曹通太師書必以吾恩公故廼往獄典家訪所以典憮然曰我平生未嘗遠出況京師乎今行槖索然未知所出超曰吾力能為汝辦萬錢宜少俟即辦錢持與典典喜沽酒共飲示以書典先醉臥超亟就火鎔書蠟窓啓觀果譖汪者復緘之典不覺也後二日超往謂之曰吾忽被命如臨安行甚遽汝果憚此役當以書并錢授我我

為持去汝但蔽伏勿出可也典大喜如其言越三月超歸以秦府報帖與典汪既受代還玉山明年超詣其居出周生書云汪常遣信過海遺餉趙元鎮丞相李泰發叅政是時秦檜方開告許使此謗得行汪必不免矣超以一卒能報恩固已可尚而用智委曲終於集事士大夫蓋有不若云夷堅志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十二月七日發吳郡帥廣西癸巳二月二十六日入桂林界有大石表跨官

道榜曰廣南西路家人舉頭驚咤以為何為至於此二十八日至靈川縣又六十里至八桂堂桂林北城之外圃也未至桂林二三里泊八桂堂旬日三月十日入城交府事郡治前後萬峯環列與天無際按桂林自唐以來以山川奇秀稱韓文公雖不到然在潮熟聞之故詩有碧玉青羅翠羽黃柑之語末句乃曰飛鸞不暇驂蓋歆羡之如此故余行記以驂鸞名之若其風土之詳具在桂海虞衡

志焉范成大驂鸞録節文

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諸生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隈令毀之曰此祠不經甚矣況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為贅也然載在祀典令州郡惟社稷最正水東日記

鬱林有文丞相祠州有文姓者謂是公裔然公子道生佛生環生前後相繼夭歿過南安時遣人告墓以弟壁子陞為嗣寄壁詩云親喪君自盡猶子

是吾兒然六歌中又有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三歲知在無不知又何所指也壁既以城降元陞後亦為元學士使望海道卒弔者有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之句西事珥

元至元間南丹酋莫國麟獻圖納土就命為慶遠南丹等處軍民安撫使改郡為安撫司初宋南渡後於兹地置帥益兵慎擇守令拊循斯民而教之文風之盛駸駸乎與中州齒迨國麟入司治理驅

斯文胥淪於夷宋時聲名文物為之蕩然云慶遠府志

元順帝托歡特穆爾明宗長子嘗被讒徙高麗居島中一年復移廣西靜江不得立立其弟寧宗寧宗崩帝年十三皇后命中書右丞相庫爾濟蘇迎帝於靜江會雅克特穆爾專國遷延數月事皆決於雅克特穆爾奏皇后行之雅克特穆爾死乃定議立三十六年大明克燕都遯歸沙漠西事珥

初帝貶居靜江大圓寺舟過劉家山有三猢孫拜

於岸若有所獻者帝接取之皆山果也因載至寺放之後山每日令飯之輙引羣而至人號之曰猢孫寺猢孫者謂非大猿蓋戲語也圓猿與元皆同音元之失中國而還沙漠兆已先見於此同上

明洪武間劉龎為柳州知府寛厚不苛有欲屠耕牛者牛奔入府悲鳴若訴召其人詰之諭以仁愛牛得不殺其恵政孚及異類若此始知麥隴雉乳童子亦有仁心化機固在上也舊志

山陽楊靖字仲寧洪武進士累官戶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坐事免會征龍州趙宗壽詔靖以白衣自効往諭安南輸粟龍州安南王幼政事皆出其相黎一元顧以陸運險艱為謝靖反覆述帝威德且許水運一元乃輸粟二萬石至沲海江別造浮橋以達龍州舊志節明史藁

新會湯有容字載行少年能文章勇於為義不擇利害為趨舍時輩多推服之洪武間任廣西恭城

教諭又歷興安以兄死具疏棄官歸後復官容縣値縣大疫皆謂疫能染人人莫敢出雖縣門無行者知縣彭清中亦病紫然一身自分必死有容日令家人具湯粥而自節宣之晝夜不離其側清得不死時人以爲難舊志

崑山人偶桓字孟武洪武中以薦授桂林河泊所大使桓工吟咏家臨婁江因以江雨名軒及至桂喜所居官舍近灕水聞江流聲曰此亦吾家江雨

軒也所轄漁户簡甚歲課如期不煩勾校遇風日
爽朗出舍之江臯四顧諸山意有所屬即趣漁舟
載之往遠或經宿乃歸秩滿解去倪瓚謂桓詩有
超乘挽彊之力舊志
建文帝既遜國削髮披緇自湖蜀入湘已復游蜀
歷滇最後來西粤居慶遠西竺寺時有視衛篆彭
英者曾侍衛帝或傳有異僧至英訪之心知其為
帝也嗚咽不自勝饋蒸羊帝起作偈繞而誦之乃

食英復多所贈帝解所乘馬酬之作偈云蹵踏人間知幾年艱難險阻共周旋我今別爾東西去何日相逢兜率天帝去馬悲鳴跳躑而死既而居橫州壽佛寺凡十五年人莫知者嘗親書門扁萬山第一四大字已又居南寧陳步江寺中又去之思恩州後自思恩出驛送還京號老佛居之西內西事珥

建文帝作偈別彭英馬觸石以斃後人葬之號義

馬壠北江岸帝勒石有泣血二大字舊志

建文居横州壽佛寺十五年人不知也其徒歸者千數横有禮部郎中樂童之父樂善廣亦從受浮屠法故至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建文君手書也日詢手鏡

正統五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曰我自蜀歷滇遊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故鄉官司奏上驛送赴京號為老佛鄞

人黄潤玉有學行爲廣西提學親見建文君趺坐

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臂聲如洪鐘鄭曉吾學編

正統間思恩知府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

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

吾有所托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瑛大駭

聞於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爲老佛蔣一葵堯山堂外記

馮時可曰婁江王世貞云建文實焚於火世所稱

髠緇為僧者謬然歸自田州葬於西山者又何人
邪時可以癸未遊黔西永洪菴其菴在萬山深處
僧徒皆謂建文曾住此二十年尚有墨迹後自滇
而粤不知所往錢士升表忠記
壽佛寺在横州城南舊為僧綱司革除後建文君
削髮披緇執楊應能度牒走四方自湖湘入蜀自
蜀入雲南自雲南復遊閩最後入廣西至此遂居
之十五年人不知之修體長眉自稱百歲見兒童

輙以手摩其頂呼曰孩兒問曽命名否無則輙為名之其徒歸者日衆恐事泄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去之思恩知州岑瑛遇之聞於廵按御史驛送赴京號為老佛陞思恩為府擢岑瑛為知府以獲異僧也南寧府志

廣西帥府老隷鄭牢性鯁直敢言山襄毅公雲初至鎮聞其名一日謂之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貪信然否牢曰潔衣被體一汚不可湔將軍新潔衣也

寧可汚耶山又曰人云土夷餽送茍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山笑而頷之山在鎮十餘年廉潔之操終始不渝雖不由鄭牢言而牢亦可尚矣山性平恕前都督韓公觀英武相埒而仁愛弗如牢嘗逮事韓韓醉輙殺人牢輙留之醒乃以白為士大夫所重然竟以隷終舊志參水東日記

正統間御史唐慎去廣西猺祠民云凡著赭衣過

祠門者降災愼出按聞之即著緋衣往焚其像廬其廟邪慝乃息舊志

孝穆皇太后誕孝宗其家世傳者往往失實弘治初纂修憲廟實錄使者下廣右採訪先祖銅陵君時預選修事前遺藁尚存暇日偶閱得之葢訛李為紀固差之遠甚至李公祠所撰碑文亦不足憑惟此實錄云李福斌平樂府賀縣迎恩里人氏居白石龍塘村村西有龍塘穴淵深清潔莫測其底

時有雲霧起其中即雨東有龍頭石崢嶸聳拔狀若翔矯山川盤鬱世出異人祖倜儻任俠家頗饒財樂施予以故鄉人歸心焉其父益積陰德濟難賙貧惟恐不及逮福斌世其家名益振身長八尺美丰儀事父母至孝鄉鄰有梗化者每諭以朝廷威德化而善良者甚衆娶王氏生孝穆方在腹忽一日龍塘水盡赤已而孝穆誕生年甫髫齡福斌歿葬灣塘嶺金紫山下後孝穆值亂入宮得幸憲

廟毓聖躬於西宮為萬妃所構竟以憂崩昔塗山興夏有娀興殷姜嫄興周帝王受命豈徒德懋蓋自其母家而已然矣以古揆今豈不信哉月山叢談

孝穆之崩逝既不顯明而宗族又不及承恩澤何薄命也按孝穆相傳為廣西桂林人實平樂府賀縣人又雙槐歲抄云孝宗曾贈后父李公為慶元伯既訛其姓又無其名似未確又陸愷自云孝穆親凡其籍乃無為州巢縣人又與廣西遠萬里不

知何據 萬歷野獲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裏殺
公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沉有將畧用兵如神
而甚廉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當別有紀載
其馭土官一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違限三日有
驚而成疾者有斃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致死不敢
歸復者其嚴如此後來柳安遠則反是一以恩結
人心始勞以酒食荅其把飯然猶有善處未嘗有

心於掊斂待之如一不以其把飯厚溥為輕重其最可稱則卻田州知府岑紹銀事初紹奏幼子鏞正出當襲其家奴挾其庶長子奏請襲安遠折之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鏞遂得襲紹德之懷銀一千兩為謝則卻之曰我豈為此而為之汝殺賊報國足矣是年紹親率土兵隨征俘馘甚衆蓋有以感動之也都督陳旺始有心掊尅與柳大異然猶能文飾籠絡支吾至武進伯朱瑛則掃地矣其

畧亦見戚奏中政之治忽繫乎人灼灼可憑如此聊一及之水東日記

大藤峽在潯州北東通五屯永安修仁荔浦北通武象西通來賔遷江柳慶諸賊誠淵藪要害之地也天順成化間數反兩廣騷動乃命都御史韓公雍帥數將軍征之深入九層樓更其名為斷藤峽然捷報未幾旋復閉塞以後復數反陳公金亦嘗征之復更峽名最後半洲蔡公經承潘公失事之

後留意此賊計定後副使翁東崖築弩灘城以控扼之賊遂不復反凡柳慶舟楫往來如蹈無人之境至今二十年如一日乃知委任得人處置得宜半洲公爲優韓公徒有其名耳韓公輕財能斷其長自不可掩吳人記事文過其實謂韓曾吸斷藤賊之腦適足以點汚之耳初無是事也月山叢談

水東日記言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員迎候悉命斬之曰我知

此亦賊耳 山襄毅公代觀則有間焉聞公蓋懲英國殺黃叅將故事耳考之正史及碑誌俱不言公僇黃叅將事惟三下南交錄畧及之而不詳按黃叅將者名中初以都督僉事同呂毅送陳天平還國為黎季犛所賺殺天平後大軍南討毅為鷹揚將軍中無職寄從軍自効內云賊依天建山等處而以兵由生厥潭舍二江渡犯官軍新城侯輔遣中等擊敗之以後賞功典下謂都督僉事呂毅黃

中先失律敗事後雖有功不在賞典尋命掌交阯都司黔公之敗殺以戰死再用輔率師南討簡定等伏誅中時在軍而論功姓名絶不之及豈其時中不用命為輔所僇邪葉文莊之所懲豈文廟初以是怒張英公為其功成而後寛之且諱之邪記以備考弇洲藁

景泰辛未八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黄𤥭被弑庶兄都指揮使玹陰主之也巡撫廣西李侍郎棠副總

兵武都督毅發玹情罪寘獄當死巡撫廣東揭侍
郎稽乃奏言玹守潯州軍民畏服賊不犯境近聞
為事以致賊徒流刦德慶曲加寛宥仍前哨守則
廣西寧而廣東無流刦之害矣聞者笑之時上皇
長子在東宫玹謀之侍郎江淵潛遣人赴京賂用
事者乃奏請易儲景帝大悦謂萬里外乃有此忠
臣命禮部會多官議内閣陳循等将覆奏署名少
傅王文端公直有難色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

給事中林聰出語人曰吾慟不署名其實不然也
奏上憲宗出就沂邸而立見濟為太子生母杭氏
為后而汪后廢於是陛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
部兩尚書之謠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
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邪吾儕愧死矣累疏求退
然佩還詹事府丞聰右春坊司直郎皆不辭也玹
以大赦原免復職于少保以廣西賊起請賞玹以
作其氣上從之已而陞都督充祭將毅以事降黜

遂因此致仕其後見濟殤御史鍾同郎中章綸䟽
請復儲皆下獄刑科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
屏左右言宜置沂王於所封沂州迎上皇與俱以
絶人望景皇怒出正為雲南衛經歷未行乃謫戍
鐵嶺衛及上皇復辟時竑已死發棺鞭屍以示鑒
戒逮正至正驚破膽便溺皆青遂磔於市初太子
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因言官劾其貪縱自言
易儲有功詔書所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天佑下民

作之君已所屬對也得釋罪致仕至是懼禍自經死時揭稽已降知府致仕家居文淵弟子某與其子主事喬新等爭訟兩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逼以脫禍喬新亦令人告稽巡撫廣東時代黄玹爲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往俱獲釋焉黄瑜雙槐歲抄

四川和州鄒吉士汝愚謫雷州石城千户所吏目道吾廣有司留館坡山士民爭先謁焉其同年蒼

梧吴獻臣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禮待厚其資邺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上同

吴尚書廷舉與大學士蔣冕俱全州人少為布衣交友同第進士嘉靖登極廷舉劾奏冕當先帝南巡時冕既不能排闥引裾而諫及微言不聽又不能挂冠解綬而歸諒古人導以教訓傅之德義不

如是也且言臣與晁爲同榜好友不能如韓愈之於陽城歐陽修之於范仲淹陳瓘之於曾布朱熹之於史浩常移書論責有媿於四臣實爲倖位求自免去其詞近直已晁言廷舉素與臣莫逆其列官中外三十五年每歲通書問者數次前臣扈從南巡廷舉亦嘗致書及臣矣其間多奬借之詞無片言及時事葢謂臣既失職於先朝當勇退於今日處君臣朋友之義當然臣不去何以謝廷舉上

以廷舉言過激促晃亟出視事而尋調廷舉南京工部按武廟南巡時晃嘗與同官跪門諫止後在南京又數請回鑾則晃固不負其職也廷舉是時為都御史實無一言及之顧不先自劾而劾晃幾於賣友沽直矣末世士大夫好名之過即父母兄弟有不相顧者況朋友乎此無他學術不明而騖利之心勝也今世以廷舉為氣節中人亦未考其生平耳徐學謨世廟識餘錄

廣西之全州僻州也蔣文定冕以成化丁未登第官至少傅太子太傅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六十二致仕卒贈少師呂文簡調陽以嘉靖庚戌登第官至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建極即謹身六十三致仕卒贈太保二公為時相首輔名位權力亦同而文定之自樹立偉矣弇州奇事述

銅仁劉時舉由舉人官平樂府同知慷慨有大畧

尤長於用兵時有征剿多出贊畫常集諸生講論經義修明賢書院置學田贍士之貧者先是時舉年十三從父仁之梧州父道卒舟過府江猺賊突至庶母與二妹俱死時舉縶入峝中後竟以計出得歸薦於鄉及任平樂丙府江適其所屬人多異之舊志

朱志榮字仁叔湖廣夷陵州人性鷙悍遇人無禮正德戊辰進士拜監察御史按廣西以刻削為事

入其網無或脫者每揚言薦舉方面預索謝銀稍
緩即陰中以禍省城察院旁有方三兒色甚妖麗
志榮覘之夜屬門皂誘致卧内自知穢聞於外不
能居乃往巡右江每謂兵備副史陳陽曰公可作
成我陽解其意乃大索土官莫楊等金銀楊等具
數請裁上下諸司聞風皆具謝禮銀編號送之如
潘則曰米字號林則曰木字號都指揮彭鐸為之
會計公然以為當得於是溪刑日逞全州判官莊

昌期偶以事至志榮嗾其舉止近傲遂重撻之而死分守柳慶右參將張祐盤出贓銀萬計疏聞於上逮赴詔獄復命刑部郎中顧政錦衣衛千户馬璘按問其事既竅實彭鐸乃自縊死於是志榮發貴州充軍天下快之舊志

彭舉孫鐸身長七尺魁梧如神始仕管編操舍人適女苗以萬餘賊攻城初至鋭甚闔城皆懼鐸請出破陣知府姜綰不可鐸因請舍人願從者三十

入遂開門出繞賊後還擊之連射斃數人賊衆披靡鐸突入陣中出而復入者數四城中人見之勇氣百倍遂出擊賊賊大敗斬首千餘級姜綰自以為功後征思恩岑濬歸同行者二十人經賊巢賊聚千人追之隱石間射中鐸兠鍪鐸下馬自蔽伺賊首出射鐸鐸亦射之應弦而斃羣賊乃退去由是威名振吏落遷都指揮掌都司印同時柳州金鏜為副總兵忌其威名輒已思所以陷之會巡按

御史朱志榮將出巡欲金鎧與俱俾索賄於兩江土官鎧私於志榮曰故事無總兵陪行者且彭鐸素與土官交與之偕行必得所欲志榮以告鐸鐸辭不能志榮怒視之曰君果不欲行乎鐸懼聽命然心知為鎧所賣無由以免遂行至賓州右江叅將有怨於志榮發其事贓賄如數籍入鐸無分毫私焉然亦由是并劾鐸鐸歸語人曰吾得罪金鎧實為之要當與之同下水不輕置也鎧聞之懼以

百金賂鐸所親致仕指揮覃南毒殺之鐸武人不能固節為人所使不能無罪然原其心實有不得已者今廣西通志著鐸為貪吏又謂其懼罪自盡蓋但據其迹莫悉其中細微曲折事且為志榮地嫁惡於鐸也月山叢談

岑伯高者文成親信指揮王佐之幕客舞智多詐窺文成未有殺蘇意私索蘇萬金蘇遂懷恚自沮文成有小侍兒知之夜以告文成文成旁皇不寐

晨亟使人語蘇毋為人所惑久始受撫已又納龍州趙楷之賂為言楷當立文成信之以印授楷楷遂為亂後數年翁仁夫萬達始以計誘致楷杖殺之伯高索賄之迹已著幾敗乃公事楷事又復信之其故謂何使貪使詐即機畧若文成猶難之談豈容易哉西事珥

邕父老為余談新建伯王公守仁平思田時集兩廣江西湖廣四省兵駐南寧公已定議招撫遣人

詵盧蘇王受投降凡數四往諭方聽命復生疑沮公不得已許帶甲來見既薄城下復要郡倅為質且請軍門牙卒咸易田州人公又不得已悉許之酋遂擁衆入甲馬幾填市巷酋更與其衆約即事不測各放炮反酋既入見公公命發門外杖之百行杖者皆田人微示數而已衆聞杖酋愕不省何謂遽鼓噪放炮三爇不發聲會聞酋杖無恙衆遂定鼓噪時公坐廳事佯為不聞惟命牙兵速畢杖此

雖公雅量鎮物亦豈非天幸哉 董傳策駱越漫筆

韓中丞斷藤峽功偉矣思田事至煩姚王兩鉅公猶未殲其遺孽然姚之主剿王之主撫各有攸宜難以優劣論也方岑猛悍鷙日久即不大創艾國紀弛矣猛死實姚功蘇受直奴儕耳姚方設計平之御史石金與姚有隙遂論奏張大其事坐姚罪朝廷至集四省兵專起重臣經畧豈不謂猝難圖哉然王一議撫二酋遂束手聽命顧猶遲疑反覆

自相掣肘其非䟦扈材章明也王竟不乘兵威礫二酋豈慮當時兵連禍結民不堪命姑以計散其黨將復就事誅之歟抑策勲既久重於保成業歟人或憤黠奴之稽誅且咎王之委曲遷就然王督𧩠時其擒賊帥咸以計誅人懐疑懼亡怪其鎮重就功及乎臨没猶念田州功未竟王豪英也非其時未可曷主撫哉按韓征藤峽事出便宜專決而姚王功未就緒廷臣猶沮忌之姚既罷去王亦以

時宰不相能爵隨沒削祖宗朝謀國奉公之臣厥
惟艱矣同上
王新建既降盧蘇改田州為田寧府設置流官又
薦林左轄富可巡撫張都閫佑可總兵林號省吾
王講學門人也論議一與王同及王沒林代提督
遂思反王議以媚時宰因言田州不必改流宜降
州治以岑邦相為判官邦相者盧蘇所挾以反者
也於是盧蘇益驕橫竟弑邦相迄陶潘蔡三提督

不能誅諸土官大憤提督威令不行自林始令田州思王不殺降尤德林有再造恩建祠並祀以林居左王假有靈羞與林伍享夷食矣林在鎮黷貨巨萬而張佑以副總兵鎮田州亦緣要厚貲為邪相毒死方王議招盧蘇時所愛信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揣知王無殺蘇意私索蘇萬金蘇由此恚恨自沮王竟委曲就事不無稍損威重夫先正權畧似王公者絶少乃其明猶失之素所親厚小人

誠難測哉同上

姚東泉守代時尚議徵兵平思田自贖因檄三司官計事時分巡張僉事邦信素不為姚所重欲陰沮其策乃給郵吏發檄東西交竄之既而三司官以檄誤復請則緩不及徵兵矣國家任法馭吏文移鉤絡牽肘即未易亂亦難靖亂舉事一不相諧雖幸成功且猶撓敗況欲容機指使出敵人不意哉同上

王新建督四省兵駐南寧因創敷文書院日聚幕僚諸生講學更不議兵事三司官莫測其意謂公假此縱敵將寇有指授也或乘間進言曰招降誠善策脫有不濟當云何公斂容謝曰嶺徼苦兵久矣吾實招之非誘致也公少年縱橫翕張至是亦厭功名思休輯厥學真有進哉一日講良知萬物一體有問木石無知體同安在時湖廣兩宣慰侍列所部兵頗驕恣公因答問者曰譬如無故壞一

木碎一石此心惻然顧惜便見良知同體及乎私
欲錮蔽雖拆人房舍掘人塜墓猶恬然不知痛癢
此是失其心兩宣慰聞之聳然同上
王文成公平田州勒石於田復手書於邕管書院
之壁舊以紙格覆之予初行部至邕謁公廟貌未
知之也既而間有問及者及再往始得其實是歲
邕州大雨雹城中屋瓦皆盡聞書院尚未葺治校
畢越日往謁令啟格觀之見其端勁古峭絶不作

華媚態而温潤含蓄之意自在使人肅然起敬不敢仰視不知當日親炙光儀又當作何狀也然祠像乃肖先生之容而成者予得再瞻禮焉典型具在不可謂不幸矣聞公書時掘地使深以運筆勢其用心如此今字畫頗為雨漏所駁間已有不辨者予語宣化令孫君宜作一善計令護持可久聞蘇子瞻報恩寺僧堂壁書僧厚衣以紙故於厲禁之後得以獨全予往過東林寺見先生壁間作寺

僧甚珍護之客至輒就指點此雖有紙格之蔽顧終歲不啓與篋中之蠹何別然蘇壁宣和間昇歸内院卒燹兵火此壁近百年與先生儀範煥然如在則先生之威靈自為呵護無勞神物也西事珥

王文成平思田事後多遺議翁仁夫云公將薨時對某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然按公謝恩一疏極言兵不必用二豎不足誅土司不可去是其畫蚤已先定故入境即遣人招之按公以

十月至梧次年七月方抵邕從容十餘月蓋以緩其疑也至則日聚幕僚諸生講學人謂公假此縱敵意必密有指授公謝曰嶺徼苦兵久矣吾實招之非誘致也時蘇受業已俛首聽命為小人索賂遂憤恚疑沮公不得不曲意狥所請二酋終受縻至用其犄角之力以平藤峽八寨此一著不幾稱完局哉公去而繼之者控馭不盡如策盧蘇驕縱弑主稱兵釁實張佑開之制府成之政以賄行

動皆戲局遂任其縱横攫噬束手而不敢問則所謂不鞭其後者也弟於時三廣江右之師久集兵勢張甚以公之威畧乘之宜其取二酋若孤免從後事遡之謂當日之失誅耳譬之盜伺於垣其兄感以恩信招而入之因得其死力圖報捍逐他盜兄死而弟處之失宜盜復為亂不能禁制遂追而怨其兄曰是胡不於當時亟殺之可無今日之患又如武侯既禠南人復反亦將曰是胡不於七擒

時誅之也故盧蘇之猖狂再逞於文成之歿與孟獲之不反僅止於武侯之身是皆不鞭其後者也

同上

張七澤憲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么麿尫悴若不勝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八寨時攜之俱西使入諸峝中窺動靜形勢扮一丐者往猥孱襤褸峝人不知也其悉知諸夷出没及山川扼塞道路險隘多出其力已叙功文成欲官之城不

顧文成亦謂其福薄聽之𢔶之亦無多取文成歿不知所終同上

嘉靖丁亥田州之役實姚東泉之功也是年六月三日進兵兩廣漢達馬步官軍土兵打手殺手共十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員名分為五哨凡攻破巢砦九十五處賊猛殞首歸順子邦彥竄死齊村馮爵死富川岑約死逕村韋好陸綬諸惡目俱被擒斬惟盧蘇王受未授首比東泉歸陽明以撫處為

策蘇受來降矣陽明又以八寨之討被旨詰責贈謚卹典停罷并平宸濠之功皆不錄新建之封終其身耳東泉錦衣之廕亦罷是時前剿後撫皆謂無功難乎任事矣弇州稾
郭仁龍溪歲貢嘉靖初司訓梧州素行廉介同郡人林潤客於梧病篤以金二百屬仁治後事餘以謝仁林卒仁捐已金為治棺殮殯寺後募僧守之明年仁病且瞑急命其子薦以林所屬銀寄官庫

封識宛然巡撫林富義之為表其墓舊志

劉東山公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逆瑾其實公同年焦閣老芳者為之公與焦素無他特忌公名耳岑猛賂既行瑾集大臣議欲寘公重辟諸大臣惴惴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滽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文致之當共不應瑾勃怒罵屠曰汝黨劉邪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焦及吏部尚書劉宇宇又素嫉公者乃署劉某輕議夷人遷徙與潘

尚書萫俱發遠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餘冬序錄

按兩廣地勢接連憂戚相關故景泰元年廣東黄蕭養之變廣西曾動調官軍萬餘策應及景泰三年廣西有韋萬秀之變總兵武毅節奏協濟而廣東副總兵董興不調兵應援彼此猜忌事多牽制及寇賊擾攘而鎮将官互相覾望不即剿捕朝廷更置其将簡王翶總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

節制凡事得便宜而行於是事權歸一而提督之任遂為東南總鎮矣典彚

岳州巴陵易公名海初仕為潯州通判到任時知府常州李宗羑死巳一月斂於公廨公視𥴩間聞其妾病甚所随惟一僕常使詢視遺以藥餌薪米之資久之妾病少差泣告所使詢視者曰妾非李素娶因此地云多瘴毒其妻子僕從皆不行就道時始納我及傭此漢與偕來不意李郎死傭見妾

病意將不良通府公節有所遺傭皆擅取為已有妾無纖悲沾恵幸為我達公全妾薄命公聞之驚惻不已戒使勿言具告鎮守叅將馬義擇行伍中謹厚老婦往侍候日夕不許暫離詢視益切至妾病良愈公絶不與見為之經營買舟歸其喪收其俸給及賻贈得白銀三百兩使一吏護喪責付其家先為移文至常郡會入其數仍遣老婦守侍李妾抵其室戒吏與婦必得李家書及公文乃返其

所以周給老婦家飭約吏人者無不備盡傭竟不得一肆其志而李之棺槨得入於土妾亦無幾微少損時成化十二年也予聞其事於江湖士大夫中及公移任嘉興數過相從乃得備詢其實如此嗟哉易公厚矣若宗羡之處事君子可以為鑒張靖之雜言

養利州知州羅爵之子洪先於宏治十年生在養利任所十八年爵再復任在養利從學後中嘉靖

八年狀元知州葉朝榮於萬歷十一年任子向高隨任從學養利後中鼎甲官至宰相州志

山陰陸君啓先生萬歷間督學廣西八桂有浮夸士八人炫竊虛名依附形勢以故試輙高等先生陰識之不少假兩生置三等餘皆以劣降且誡之速改行勵學不然將盡黜爾等八生心恚無如何明年將科試一日出見署左有題句云三江潤潤龍難渡即命吏具筆屬對曰八桂才高夢不知夢

龍乃先生諱也既試每閱一卷即就燭焚之列等如前越日發落八生齊前曰某等文誠劣置下等然必求給卷批飭以示指歸先生顧左右曰奴輩不容爾等以原卷焚却耶爾某爾若處背題旨若處語荒謬隨口批誦十六藝皆竟八生心怵服終試遂無一人敢詭遇者崇禎間秦寇熾備兵固原督戰於老虎溝死之葢不獨天姿頴異有夙秉云

山陰

遺乘

劉侍御臺疏論江陵五千言言甚痛切江陵憾之逮詔獄罷歸復嗾江西按撫誘其仇家誣奏以他事論戍潯州侍御抵戍所不久暴卒卒正與江陵同日宋史載洪忠宣忤秦檜安置英州徙袁州至南雍州卒是日檜亦死此兩事正同西事珥

鄉先輩清儉之德誠後學所當敬仰師法者也如吾郡之邢公正梧之吴東湖平南之張涇川全州之蔣敬所世雖有所評然各有不可及者邢公初

出守廉州兼理珠池代去不帶一珠以歸官至方伯未嘗治第死之日分諸子惟衣衾束帶無他長物子孫多有不能自存者東湖自先世戍籍受屯田四十畝及歷仕數十年不增尺寸嘗於祖墓前辟地作書屋其間製十景以詠其事黃大泉曰向見東湖十詠謂當如洛陽名園之盛及過其處廣不盈畝可笑也其子無宅以居聞巡按陳少嶽宗夔欲為營之未知果否張涇川位至留都司馬亦

未嘗治第庳屋敝椽齊民不若也蔣敬所位至宰相其宅亦僅可為太祝廳事而已視他宰相之居什百倍屣矣世有聚賄百餘萬治第破千家者可謂震耀一時曾不得終身享之視此孰得孰失月山叢談

安南國王陳日煕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為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為舉子業間為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鯤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遊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

於父其叔乃獨異之每加迴護會其家有姻集羅
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於
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毆之中其要害
舟遽離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已殂因變
姓名逃去至衡為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
之至永州久之無聊授生徒自給永守林岊亦同
里頗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檢過永一
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阯鄰近境有

棄地數百里每交易則其國貴人皆出為市國相乃王之壻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會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為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或以為事不可料不宜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反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俞樞云周密齊東野語

土司兵最不宜調其擾中國為甚嘉靖間倭警調

麻陽兵調瓦氏狼兵俱貽害東南最慘而終不得
其用頃救朝鮮又敕播州宣慰楊應龍之罪調其
兵五千半途不用遣歸以此恨望再叛正統間流
賊劉六劉七之亂亦調永順保靖兩宣慰兵協勦
一路聚刦人不能堪流賊戲謂我民曰吾輩來不
過爲汝梳彼土司兵乃爲汝篦矣蓋誚其撈剔之
愈密也萬歷野獲
廣西慶遠府忻城縣故宋邑也元以土官莫保爲

八仙屯千户掌之洪武初設流官知縣罷掌兵官莫氏徙居忻城界上宣德以後猺獞不靖知縣蘇寛不事事而獞老韋公泰等保舉莫保之元孫敬誠為土官詔授敬誠世襲知縣時一邑二令權不相統繼寛為令者益不振事柄盡入土官掌握流官徒抱印居府城宏治中督臣鄧廷瓚奏革土官而土目韋涓等方為鎮守内臣私人遂獨用土官以至於今夫一邑本無二令之理無論宜流宜土

必獨乃為得之上同

西南土府知府僅得統土知州土知縣而已惟廣西思明府之上石西州雲南麗江府通安巨津二州其知府俱土而州守則為流官不知當屬體統亦如內地否又如廣西泗城州其屬程縣為流官正德中土知州岑豹亡狀逼逐流官知縣而自領其事朝廷遂不除吏以至於今思明府所屬尚有祿州西平二土正嘉之間為交阯所侵陷思明既

不能尅復大司馬亦不能討漠然置之罔聞圍事如此何以鞭笞四夷同上

安南在本朝凡三征而三定之人知之矣不知元世祖時亦征之凡三征而後輸服特未及郡縣之耳初征時故宋陳尚書子丁孫及其壻梁奉御蘇少保子寶童及趙孟信葉郎將等俱降服附蓋宋遺臣入異國不獨陳宜中入占城也陳日烜在元世祖朝僭國號大越主憲天體道大明光皇帝更

名陳威晃年號紹寶元兵陷其國都而歸本朝自宣德棄地後尚修朝貢嘉靖初莫登庸篡黎氏自立亦建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禪位於子方瀛改元大正分所部為十三承政司以擬天朝之布政各立憲察司以擬按察又各立總兵使司以擬都司及上赦之革其王號降封方瀛子福海為安南都統使賜以銀印秩從三品其十三司改為宣撫然而仍帝其國不用所賜印且名入貢曰交鄰其

後不復守入貢之約且侵粤西無虛日葢自漢及六朝以後專制一方屢服屢叛夷方之難制未有及之者同上

沈司馬繼山爲予言粤中用法嚴凡遇刦盜即時論斬於市但承臺檄至雖縣令亦出涖刑如北方捕獲響馬賊例初不必奏聞也葢是時穆廟末年殷石汀正茂以司馬督兩廣專征戍爲首揆高新鄭相知以故得度外行事如此若在今日必坐以

擅殺人之罪矣沈又云每見決囚後市人多手挈肝肺持歸啖之初以爲羊豕既乃知即刲盜五臟也地近夷方殘忍至此想近年必無其事矣同上

中國人出爲土司者近年恩城知州趙天錫本江南女優遊粤西見嬖土酋因得襲職聞其得官之故則酖所天及正室而趙氏無他子遂以夷法婦襲夫官善筆札曾與舊知書娟婉孅弱全是黛奩本色其人至今尚存同上

指揮戚秉忠當萬歷初橫嶺賊藍龍返與其子本偉本堂本恵焚刦各村巡撫張任督秉忠謀除之秉忠知龍返有僕被撻甚怨因厚結之知龍返據火把峝同盡得賊中虛實一日龍返遣藍金謀伏路刦奪僕報知秉忠率兵斬之又密報藍本偉在墟貿易秉忠又追斬之龍返怒期會衆殺秉忠僕報知秉忠令僕探龍返睡濃竊斷弩弦藏其利刃秉忠領二十餘人潛伏峝口伺間竊入龍返驚覺秉

忠鎗已傳其腹中須臾衆兵擁入餘黨剿滅而橫

嶺諸賊遂平慶遠府志

臨川章世純字大力博通天文律歷五行禽遁陰

陽星卜諸書然不以自名年七十出爲柳州守忽

以所占語所知聞者駭愕弗之信歲甲申國變世

純悲憤發疾卒舊志參江西志

永新龍之明崇禎末累官太僕少分守柳州募兵

徼餉得殘卒二千人濬壕築壘爲守具未幾兵至

圍城之明率士卒冐矢石晝夜防禦外援盡絶勢不支有開門内應者城破之明被執諭之降不聽殺之先是柳城圍急或勸之去之明曰死吾分也引佩刀示志賦絶命詩藏衣帶間妻朱氏與同官婦匿深谷及是聞難嘆曰吾夫得死所矣奮身墮崖死柳人哀之收其夫婦遺骸葬鵰耳山舊志

古崧姓趙氏名鳴陽吴江人能文乂手立就以救鄰鋪獲罪戍雲南明丙辰會試斷幺絶六之謡其

已事也國亡遁跡桂嶺三十餘年孫延齡逆命召之辭與渾融性因為友性因明給事中金堡也粤西留守瞿式耜督師張同敞既死事性因以方外上書定藩乞收葬墓在棲霞北毛家村渾融命其徒為致四時之祭式耜字稼軒常熟人萬歷進士同敞字别山江陵人居正裔孫也渾融楚之沅州人父張楚珩崇禎初柳州馬平縣尹渾融之避地入粤以其父故有恩於狼獞諸夷耳遺像俠氣襲

眉宇性因依渾融以死古嵩以延齡欲强致之復遁去不知所終

（叅陳聶恒棲霞三僧傳）